

名家

名作

名选

权威

经典

畅销

# 2003年文学精品

2003

十位名家举荐  
文学观察书系

ERLINGLINGSAN NIAN WENXUE JINGPIN

主 编 / 肖复兴  
敦煌文艺出版社

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

## 散文卷



自是醉不用却  
犹一技未醉  
白风有董其昌  
啼声入到宿雨  
淋漓夜色鲜

策 划 / 韩作荣 刘铁巍  
统 筹 / 肖复兴



2003

十位名家举荐  
文学观察书系

2003年  
文学精品

# 散文卷

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  
主 编 / 肖复兴  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03 年文学精品·散文卷/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;  
肖复兴分册主编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4  
ISBN 7-80587-687-8

I. 2... II. ①人... ②肖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  
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7026 号

## 书 名 2003 年文学精品·散文卷

---

作 者 肖复兴 主编  
责任编辑 刘铁巍  
装帧设计 伊人工作室  
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  
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(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)  
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 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75 插 页 4  
字 数 300 千  
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-4,000  
书 号 ISBN 7-80587-687-8  
定 价 21.00 元

---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顾问名单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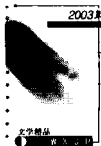
牛 汉	李国文	陈建功	邵燕祥
季羨林	贾平凹	袁 鹰	曹文轩
	蒋子龙	谢 冕	



## 编 选 说 明

这是一套四卷本的年度文学精品选集，分为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，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为了和其他选本有别，使这套书更具权威性，编者特邀国内十位著名的作家、批评家和教授举荐，倾编辑部所有力量披阅数以万计的作品，分工负责，最后以集体讨论的方式确定各卷篇目，旨在披沙拣金、存真去伪，遴选出真正具



有创造力和艺术品格，既有丰盈的感性又有理性深度的佳作，聚集时代的精神能量，使这些精美的作品脱颖而出，并得以流传。

这套年度文学精品选集，由韩作荣、刘铁巍策划，肖复兴统筹。在具体编选过程中，中篇小说卷由程绍武负责，短篇小说卷由宁小龄、杨泥负责，散文卷由陈永春、李平负责，诗歌卷由商震、朱零负责。

各卷主编分别为——

崔道怡 主编中篇小说卷。

李敬泽 主编短篇小说卷。

肖复兴 主编散文卷。

韩作荣 主编诗歌卷。

作品的编排，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，诗歌卷则以姓氏笔画为序。

人民文学杂志社

2003年11月

- 001 于 坚·游泳池记 (节选)  
010 周雨霏·摇滚青年们  
014 南 帆·移动的倾诉  
021 舒 婷·我们生活中的动物演员 (节选)  
032 张 炜·冬夜笔记 (节选)  
041 唐浩明·晚清政坛上的一对杰出师生  
055 徐 虹·北京断章 (节选)  
067 钱红丽·越剧里的爱情 (三篇)  
073 吴克敬·民间的经典  
082 翟永明·两性之舞  
087 袁 鹰·江上春归  
097 刘心武·半城官墙半城树  
101 刘亮程·鸟与鼠  
109 许松涛·叙述雪的十九种方式  
123 韩石山·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  
135 筱 敏·出生地  
143 叶延滨·散文二题  
149 马 原·拉萨地图  
157 韩少功·万泉河雨季



- 170 周晓枫·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 
185 朝 阳·丧乱  
198 黑 陶·竹与花果疏  
205 谢友鄞·民谣里的汉子  
214 陈洪金·灵魂的地址  
221 赵丽宏·童年的河  
226 黄集伟·雾非雾·花非花·典非典  
239 刘家科·乡村记忆  
247 王 陆·1978之恋  
253 李国文·唐朝的天空  
263 贾平凹·拴马桩  
268 张承志·旱海里的鱼  
288 胡 弦·心灵史童年  
296 邵燕祥·常风纪念  
302 王 族·藏北的事情  
314 朱增泉·缅怀与思考  
321 王充闾·香冢  
329 熊育群·生命打开的窗口





## 游泳池记(节选)

于 坚

### 1

他在水里唤了我一声,裸体的男子,除了一条短裤,没有任何衣服、背景可以帮助我回忆起他是谁。那张脸像显影液里的图片,拼命要浮出来,但似乎早已显影过度,只是一片黑暗。他是谁?我肯定不是在他游泳的时候认识他的,那时他穿着衣服,是哪一类的衣服,暗示的是哪一类人物?是在什么环境中,某人家里?商场?医院?单位?我无法想象,这个男人现在只穿着一条游泳的裤衩,没有任何背景暗示的肉体,脱光了衣服,他一点身份的迹象都没有,而那身体是那么平庸,就是一块肉,像吊挂在屠宰场的猪肉那样。没有什么特征,如果另一个人唤我一声,情况还是如此。这个人,我不能通过身体回忆出他,他和我的身体没有丝毫关系,我们是在衣服中认识的。西装?休闲装?但他是怎么认出我来的,我也是只穿





一条裤衩。他显然并不确定,企图进一步确认,他从水里缓缓地游过来,渴望和我交谈,渴望通过一些词语继续试探。但我毫无把这张底片冲出来的兴趣,眼看他的身体越来越近了,我把脸转向别处去,他改变了方向,他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认识我。游泳池忽然变小了,我尽量绕开他,拖延那尴尬的时刻。他也在远处注意着我,我感觉我正像一张放在显影液里的像纸,被他翻来翻去,也许他已经知道我是谁,认出了记忆中那个裹在某套衣服中的裸体,但我从未裸体出现在此人眼前呀,因为和我有过裸体经历的人,我是不会忘记的,那印象总是会刻骨铭心。我终于没能把这个男人的记忆从黑暗里调出来。我趁他不注意,悄悄地从梯子爬上岸,飞快地离开,但我还是在最后的时候把目光投向游泳池,立即再次与他迟疑的目光相遇,他咕嘟了一句,好像是说,再游一下嘛,要走啦?我点点头,离开了,心里一阵轻松。我穿好衣服,来到街上,一个穿丝绸夹克的人经过我身边,我忽然想起来还在那游泳池里泡着的男子是谁,他是何群的朋友,某年的夏天,我们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。他穿着这种丝绸的夹克来到网球场,头发上抹着油,皮鞋锃亮。我以为他不是来打网球的,但他脱掉衣服和皮鞋,换了运动短裤和鞋,握着拍子走了进来。

## 2

游泳池有洗澡的地方。许多人进来,把身上的那条裤衩也脱掉,拧开热水,开始冲洗起来。同时也亮起嗓子,开始唱歌。有的人真是唱得好,嘹亮,全浴室都可以听到。有的人嗓子不太好,也要小声地哼着,一边叉开大腿根,往那些毛上抹肥皂;或者把毛巾搭在脊背上,一边唱,一边上下拉着。这种情况是经常的,裸体,在澡堂里歌唱,没有人觉得不对。但在其他的公共场所,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,例如在超级市场、在邮电局、在银行、在大街上,在其他必须



衣冠楚楚的场合,如果你那么做,旁边的人就会惊讶、愕然、夸张地望着你,你只有疯掉,才能继续这么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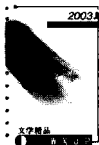
### 3

她在游泳池里显得非常自信,挺拔,焕发。她的身体丰满,圆润,白,没有赘肉。水池边上,她骄傲地瞥瞥旁边的胖女人。女王、公主,不看任何男子,她当然知道他们都在看她,像鱼那样向上腾起,一翻,插入碧水中,许多男子也跟着插进去。但我知道,她在单位上被群众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,大不了就是生个娃娃算了。

### 4

我在热气朦胧中恍惚看到游泳池边上站着一个人。仔细看,才看出是一个救生员。他穿着冬天的长衣服,他怎么救生?他在池子周围缓缓地移动,令我想起中世纪的修道院,那时候有游泳池吗?游泳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?游泳池在我的世界里出现,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。一个白瓷砖的露天游泳池,在翠湖的旁边建起来了,它成为昆明的一件大事。我记得在夏天的一个下午,老师带我们去了里面。所有男孩都穿着红布做的游泳裤,女孩子则穿着内衣和短裤,那时候没有孩子穿的游泳衣。水非常清,碧蓝色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白色瓷砖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。从这时候起,游泳成了一件事情,游泳证,买票,一小时一场。经常买不到票,每次去买票都要排队,在开场前一小时就要去排队。而在此以前,游泳是在河流上、池塘和滇池。在那边,我们几乎不说“游泳”这种话,我们把游泳叫做“洗澡”。我相信人类先是要洗澡,然后才开始游起来的。在洗澡的时代,游泳是一种“洗”和“玩”,而不是体育活动,不是自由泳、蛙泳。我是在玩水的时候忽然学会了游泳





的,我最初学会在水上扑打,但是可以前进的动作,被上过游泳课的孩子叫做“排澡”,狗爬式。我先已经通了水性,慢慢才被蛙式、海豚式驯服。我们只是偶尔去游泳池游泳,那是一个要买票的正式的地方。而在我童年时代的习惯中,游水只不过是一件脱了衣服就跳下去的事情,我们并不重视游泳池,那是一个时髦的学校。我从未想到的是,二十年后,这个世界已经不能随便脱掉衣服游泳了,池塘消失了,河流上漂满垃圾,滇池成为脏水。身体惟一可以和水发生关系的地方,只有沐浴室和游泳池。而且,温水游泳池一个个出现,连冷水都渐渐消失了。对我来说,游泳是冷的而不是热的。是夏天而不是冬天。是室外、蓝天和白云,而不是光线阴暗的室内。“世界变了,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。”叶芝说这话的时候,他大约想到的是一些巨大的运动,例如工业革命、蒸汽机什么的,他恐怕想不到“可怕的美”将从游泳池里诞生。昆明几乎所有的游泳池都成了温水的,不仅是在冬天,而且在夏天。如果要像过去那样在湖泊里游泳的话,你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一百公里。经常有烤肉的香味从雾气里飘过,使人觉得是在肉汤里游泳。现在游泳池不仅游泳,也卖烧烤油煎的各种食物,围着池边还有许多靠背椅、圆桌,出租麻将、扑克。最后还剩下两三个冷水的游泳池,里面空空如也,生意清淡。有一天我发现一个,进去,忽然想起奥登的诗来,“他在严寒的冬天消失了;小溪已经冻结,飞机场几无人迹……”长这么大,我还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游泳池里游泳。冰冷,安静。就像一个热闹的时代结束了,只有我留下来,孤独地站在巨大的广场上。

5

男人,游泳的时候,脖子上套着一个金光灿烂的圈,金子做的。那金子在别处或许会赢得尊敬,至少说明此人有机会搞到世界上最难搞到的东西,为它,绞尽了多少脑汁,读了多少秘籍,死了多少



人啊。至少说明这个人不是白痴，是个有文化的人。那天在游泳池里面，只有这个脖子上面套着金链子，非常耀眼。因为它的存在，令所有其他的纯肉脖子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白痴。短裤，无论如何名牌，都只是遮羞布，大家一样，区别不出研究生还是博士生的。如果敢于不穿，那倒是文化了。金斯堡当年为什么被法庭传讯，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敢于不穿短裤，所以他的最终结局乃是哥伦比亚大学衣冠楚楚的名教授，这是一条文化捷径。文化仅仅是文凭吗？不对。金项链也是文化，人情练达即文章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当图书馆、文凭、博士帽、裸体什么的都不准入场的时候，金项链就是惟一的文化。书呆子以为文化就是文凭，瞧不起炫耀在脖子上的金子，但来到水里，只剩下一根光脖子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错了。

金项链是水里面惟一的文化，惟一的身份，惟一的与众不同。但在水里，这个文化人没有引起多少注意，因为在游泳池里，他光着的身体太平庸，看上去非常便宜。贵重的金项链和只能打两折的身体，对比太鲜明。如果是在奴隶市场的话，他肯定无人问津。如果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，他肯定是第一批被送进去的。他的身体的低廉已经令金项链的贵重微不足道。那些肉体健壮乳房饱满性力充沛的白痴在他面前摆着各种姿势，文盲般的充满原始的活力，他肉体黯淡，金属发光，虽然是个文化人，却是排在最末的那一个，世界如果要点名的话，还没有点到他，时间就到了。直接面对肉体的时候，人类的选择非常残酷，没有丝毫的文化。

## 6

前游泳教练老掉以后，天天来温水里泡着。他有时候做几个标准的动作，蛙泳、自由泳、海豚式、仰泳。非常标准。他皮肤上的古铜色还没有完全褪去。游泳池明文规定，不准跳水，因为这个游泳池最深的地方只有两米。但他还是乘救生员不注意的时候，在水池边





一站,飞快地跃起来,双臂一张,挺胸,收腹,在天空倒立起来,插进水去,他玩的是飞燕式,然后从水里冒出头来,抹抹眼睛,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了他。但没有人看出来他身手不凡,在温水游泳池里的大多是退休者,他们在退休以前从来不游泳。现在来,泡一泡是主要的,游泳还在其次,他们也不看电视里面的体育节目,他们看的都是电视剧。在这样的功能模糊的游泳池里,游泳教练感到寂寞,不伦不类。他主动地向那些初学的人打招呼,然后就教练起他们来。他扶着一些妇女肥硕的大腿,告诉她们腿要蹬直。而她们一心想着怎么摆脱他。

## 7

温水游泳池的感觉就像和平时期的会议,总是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水的温度给人一种安全感。它没有自然的水域那种恐怖,水的温度是随着深浅的不同而变化的,像“文革”时代的会议一样,你必须神经绷紧。我曾经参加过多次这样的会议,发生了严重的事情,食堂的墙壁上发现了反革命标语,领导者把事情说完,最后一句话是,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。目光就意味深长地从全场人的脸上一张一张扫过,那时候冷汗就会在许多脊背上冒出来,其实整个会场没有任何人与此事有关,但都害怕此事牵累到自己,因为没有基本的安全感。那时代这样的事情,领导认为是谁,那就是谁,因此总是像在不知深浅的海里游泳,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厄运就会毫无道理地降临,永远有一种恐怖、警惕和担心。而在温水中,这种安全感就像在传达一份增加工资的文件,人人有份,你甚至可以不去听,反正到时候工资里就会多出来。大多数的会议都像是在温水里游泳,无论讨论什么,都不会关系到与会者的个人生活。我有一次参加作家协会的讨论,会议有许多题目,但会议组织者的愿望是讨论如何把写作搞上去,就像进入了温水游泳池,你的要求只能是要



穿游泳衣，就像会议必须坐着开，但并不能规定大家必须都要游泳，他要在水里泡一个小时，一动不动，你也无可奈何。其实在温水游泳池里面，大多数人是脱掉衣服进来玩的，有人在水里跳舞，有人一动不动，有人用脚勾住水池边上的扶手，做仰卧起坐。并不像在冷水游泳池里，水的刺激，周围的体育运动气氛，都让你牢牢记住这是一个游泳的地方。那个作家会议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谦让着谁先发言，有人提议由年轻的作家先讲，那作家并不知道会议的暗中意图，就讲只有他自己关心的写作中的技巧问题。就像进了游泳池，不游泳却在那里做水中柔软体操，结果下一个发言者就跟着这个话题讲，接下去发言的人就都在讲技巧问题，就像这次打猎本来是来打老虎的，结果跑出来一只野兔就都去追野兔了。会议组织者后来发现话题已经死死围绕着技巧去谈，多次提醒大家，主要的话题是工业题材如何写，但已经无济于事了。昏昏欲睡的会议，因为讨论的事情与在座的身体没有什么关系，身体感觉不到压力、危险。其实讨论兔子和老虎都是一样。温水本身消解了游泳的含义，温水是另一种东西，就像会议被它要讨论的东西自己消解了一样。如果会议要讨论的东西与在座的身体有关，那些身体就不会再昏昏欲睡，比如讨论把谁先拉出去毙掉，那一定是目光炯炯了。

## 8

一般来说，脱掉了衣服，人也就脱掉了身份。只凭游泳裤衩是无法判断每个人的表面身份的，人类还没有腐朽到这个程度，就是游泳裤衩也玩出官员的裤衩、民工的裤衩、教授的裤衩、老板的裤衩来。面积太小，没办法。所以游泳池里是人的身体最平等的地方，无法凭借体外的任何东西来补充自己，例如一张名片。肉体就是肉体，一目了然。部长身上的肥肉就是肥肉，难看，绝不是有什么特殊的“部长的肥肉”。教授的瘦肉就是教授的瘦肉，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



瘦肉。因此,原始时代的审美标准得以恢复(这种标准人们早已遗忘),就是最受欢迎的是焕发着生命力的肉体,看起来最有生殖力的肉体。卡夫卡明白这一点,所以他在游泳池里总是害羞,他知道他那些伟大的小说绝不会变成肌肉附着在他的肉体上,使他成为另一个卡夫卡,健康、结实、肺部和尿路畅通、吸引着母性。文明其实是一种耗损生命的东西,肉体离图书馆越近、衣服越讲究,身体也越萎缩。诗人一般都是其貌不扬的,没有下半身,自称站在虚构的一边。萨特的情人说,他是一个要赞美他的思想,他的肉体才会出现的人。伟大的智慧在于,他可以自己创造一个身体。伟大的作品是肉体的,它不能只是随时可以脱掉的衣服,它要敢于脱去衣服,就像那位刚刚进来的民工,穷到只能炫耀自己惟一的,就是生殖力。作品不也是生殖力的炫耀么,没有生殖力的作品才喜欢穿着衣服,西装、中山装什么的。卡夫卡虽然害怕游泳池,但他的作品是一根伟大的阳器,他繁殖了多少东西啊,整个世界都由于他的观点而改变了。在游泳池里面,那些肌肉结实、性感的民工是最得意的人物,在中间喧闹、跳水什么的。臃肿肥胖的老板就自惭形秽,呆在边上,抚摩着肚皮,暗暗发狠,如果钱再多一些,就要自己搞一个私人游泳池,绝不与这些穷小子同流合污。经常是,那肌肉发达、男根粗壮的民工走进来,意识到人们在注意他,原先缩着的胸就挺起来,被卑微的生活压抑着的身体渐渐打开,汁液充盈,肌肉上的颗粒像是被灌足了浆。他进入水里,像是一头海豹,光滑、结实,放射着古铜色的光芒,优美的脊背和头颅划开了水面,他是这个水域的王子。但结束时他重新回到沐浴室去洗澡,涂抹用来消毒的化学品的时侯,他就渐渐委琐,等到他开始穿衣服,钻进臭烘烘的汗衫、套上皱巴巴的裤子,到把破了洞的袜子套上去的时候,他已经彻底委琐,一个卑微的靠搬运谋生的民工,大都市里任何一个领工资的小人物都敢皱起眉头来看他。他的肉体已经被完全彻底地遮蔽了,那衣服与他的身体是如此不相称,简直就是一种谋杀。而在他对面





也在换衣服的那位，刚才令人恶心的肥肉和耷拉着的种种都一件一件在名牌后面消失了，周身笔挺起来，只剩下一张容光焕发的脸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原载《天涯》2003年第1期

